

■ 声 音

“70后”诗人,是时候露出峥嵘的棱角了

——关于“70后诗歌”的四个问题

□ 刘 春

其实“70后”不年轻了。从今年开始,所有的“70后”诗人都不再是青年诗人,都进入了中年,有的甚至很快将步入老年。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很多“70后”诗人都即将被称为“前辈诗人”。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前辈诗人”的尊称来得过于容易,它不能只是年龄和时间导致的结果,而必须同时是因为诗歌精神的丰富、诗歌技艺的成熟以及杰出的作品而赢得的尊敬

从1996年,“70后”文学这个概念开始被文学界关注,至今已近30年。作为一个专用词汇,“70后”诗人热度最高的是2000年到2005年,后来影响慢慢式微。虽然2005年之后,国内出版了几本关于“70后”诗人的选本和论著,但更多的是某种回望,不复有当年如火如荼的现场景象。最近十年来,“70后”诗人基本上都在单打独斗,不再抱团,一些优秀的诗人的地位在逐步巩固,但更多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出甚至消失。在出发参加在海南澄迈举办的“70后诗歌座谈会”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候再讨论“70后”诗人还有意思吗?还有意义吗?起初我认为没意思也没意义,这些人都已中年,对功名的追求已不像年轻时那么热衷,创作激情也有所减退。在出发参加在海南澄迈举办的“70后诗歌座谈会”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候再讨论“70后”诗人还有意思吗?还有意义吗?起初我认为没意思也没意义,这些人都已中年,对功名的追求已不像年轻时那么热衷,创作激情也有所减退。不过我很快就改变了想法,甚至觉得对“70后”的推举迫在眉睫。“70后”创作大潮,曾经是全国瞩目的文学现象,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个以代际来命名的群体,不管你认为这种命名多么粗暴,多么不具备文学研究意义,它都一直存在着,横亘在众人的视野之中。作为文学潮流,“70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的,大潮涌起,遍地泡沫,大潮退去,礁石露出峥嵘的棱角。当年活跃的“70后”中,一部分人仍在坚持并且日益精进,而一些当年面目模糊的诗人,正在迎来他们写作的成熟期。那么,这一代诗人的创作现状如何?他们与前辈诗人相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是否已具备进入文学史的实力?当前他们的创作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都很有探讨的必要。

“70后”有重要诗人吗?

前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时常看到一些诗人在简介中写自己是“70后代表诗人”或者说“70后重要诗人”。20年前,我也认为“70后”中有重要诗人、代表诗人,甚至能够列出一批名字;现在,重新翻看那些名字,却看不出他们有多么重要了,也看不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代表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不需要谁来代表,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找不到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何尝不是这一代诗歌写作者的悲哀。

最近20年,我们很多人在精神上、在技艺上都没有明显进步的表现。我觉得诗人往往有一种很可爱的、盲目的自信。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是:很多早已年过不惑的诗人,对一些外部的问题,其“惑”多多。比如我时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写作者炫耀自己发表的篇数以及写作的产量,甚至某一篇文章的长度,比如有一篇文章写了一万多字,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就很骄傲了。其实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文章的质量不在于长短,字数多不一定等于质量好。写的字数很多、发表的篇数很多,但是你有哪篇被读者公认为代表作?我们可以想一下,或者列举一下,看看“70后”诗人写出了哪些在诗歌界或者说在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一提起来大家都说“哦,读过”或者“听说过”的作品。有,但极少。而这样的作品“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是很多的。

■ 综 述

“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挑战与机遇”学术研讨会聚焦:

守护那些无法被编程的生命诗学

□ 本报记者 罗建森

的广泛普及、全民写作思潮的发生、新大众文艺的不断发展,激发了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在此背景下,我们要顺应文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以及文学的新变,同时坚持守正创新,探索科技与文化结合的有效机制,将文化资源优势转换为文学发展优势。

陈晓明回顾了人类文明从口传文明、书写文明到视听文明的发展脉络,认为新媒介的兴起引发了文学的深刻变化。他谈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它是一种书写,更是一种文明,这正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人工智能无论写得再多再好,也缺少生活的气息,“我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能够被传递的生活,这就是文学永恒的生命力所在”。

贺绍俊认为,AI的发展固然惊艳,但其创作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AI创作出的作品或许趋近于完美,但人类作家创作中的盲点和空白,虽然会导致作品并不完美,却正是文学的魅力与生命力所在。人类应该用开放的态度面对AI,借助AI去为文学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共同创造出写作的新范式。

汪政将当下的文学分为“自然的文学”“社会

的文学”“智能的文学”三类。他分析说,“自然的文学”是存在于自然话语中的文学,是一种口述文学,起到愉悦和交流的功能;“社会的文学”是作者的文学、阅读的文学、接受的文学;“智能的文学”则是一种没有作者的文学,它不是写给自己的文学,而是给市场的文学、定制的文​​学、取悦他人的文学。未来如何让这三种文学“友好相处”,是写作者和评论家要考虑的问题。

贺仲明认为,好的文学并不会被AI替代。AI所做的,是依赖于技术的理性分析;人类的文学艺术创作,依赖的则是敏感的、创造性的思维。AI可能对科幻、历史等题材作品的创作有所帮​​助,但现实题材创作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化,对生活的多种面貌的描绘和表达,是AI无法企及的。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受技术化影响较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感受等情感层面的要素容易被忽略,写作者需要在这方面有所加强,重新找到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

刘醒龙认为,对于人类作家而言,AI技术并不是多大的挑战,文学作品被读者遗忘,才是最大的挑战。写作者需要去书写时代本身,用准确、深刻的文字,去捕捉时代的本真状态,找到世

界和人生的真理和真谛。

老藤表示,整体而言,AI对文艺创作的介入,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时代大潮。因此,应该建立投喂与输出的伦理,对AI创作的作品加以标注,以做到与人类原创作品的清晰区分。就个体写作者来说,必须提升原创能力,保持领先AI一个身位的优势。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在人机博弈时胜出。

乔叶喜欢使用“文学创作者”的称谓,因为“创作者”意味着对文学创新的不断追寻。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她表示,写作者不如多保持几分钝感力,与新生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这种刻意的“落后”,去看清人类真正的珍贵之处。人类本身是复杂多元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写作者依赖并信任的,是充满烟火气的“一手生活”,是来自血肉之躯的真实体验。“从生活中汲取养分,让写作回归生活,始终是我​​最信任的选择。”

金仁顺认为,AI在无限的可能中重新塑造了写作,“年轻人通过AI,可以把我们这一代人给‘秒’掉,不管我们写了多少年,可能都会被打回原点”。同时她谈到,人类作家创作中的个人

特质,那些弱点和不完善之处,反而能够成为保存人类感悟的独特载体。

葛亮谈到,人工智能时代,小说必须直面技术对人性的深度重构。当人类的情感和决策越来越多地被外部算法和条件决定,什么才是真实的人性?站在文明转型的节点,文学真正的勇气或许就在于,既承认人工智能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语境,同时又坚持探索那些“人之为人”的不可跨越的维度。未来的文学作品或许会诞生于这种双重的理念: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对人性疆界的重新拟定,同时守护那些无法被编程的生命诗学。

与​​会青年评论家谈到,AI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应当用全面和长远的眼光去看待AI的未来发展,既要看到它在素材积累、技术辅助等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也要认识到技术不能代替一切,人类自身独特的记忆、情感以及个体表达是AI无法取代的。与此同时,AI的飞速发展也在倒逼作家、评论家不断自我省思,思考如何突破技术的束缚和固有的陈规,更好地去洞察社会和人性、表达独特的审美经验,写出真正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字。

是因为诗歌精神的丰富、诗歌技艺的成熟以及杰出的作品而赢得的尊敬。

前面我说过,20年前我也认为“70后”中有重要诗人、代表诗人,甚至能够列出一批名字。比如谢湘南,较早到深圳打工的“70后”诗人之一,他90年代写的《吃甘蔗》,写一群年轻女工在路边吃甘蔗,把甘蔗渣吐在路边,像她们早​​早被榨干的青春。至今想起这首诗,我都觉得很震撼。比如朵渔,他日复一日的思想练习,让人看到一个诗人博​​学中突兀出来的锐气。还有,江非的干净利落、刘川的惜字如金、胡续冬的调皮幽默,以及李小洛的狡黠与刁钻、李海洲的飘逸与优美……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他们都曾经在某个时段内吸引了我的眼光。那么,现在还有哪些“70后”诗人及其诗作能引起我们普遍的共鸣,让我们觉得这20年来他们的思想和技艺一直在精进?实际上,除了一两个网红诗人,我们对“70后”诗人诗作的讨论和共识越来越少了。

其实,“70后”诗人在20年前,也就是2005年左右就已经露出疲态。2000年,“70后”诗人伴随着互联网论坛的勃兴而全面出场,席卷全国。在经历了三四年的黄金时代之后,2004年底,风起云涌的网络诗歌大潮以乐趣园等诗歌网络平台的衰落为标志,逐渐走向衰败。很多的“70后”诗人也随之隐没无踪。诗生活、界限等少数几个诗歌平台在苟延残喘,但已门前冷落,最终也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前有“第三代”高峰,而自身疲态尽显,更要命的是,后有“80后”追兵。2007年,在青岛良友书坊的支持下,我编了一本《70后诗歌档案》,收录了数十位当时极为活跃的“70后”诗人的作品与访谈,与“80后”诗人丁成编选的《80后诗歌档案》同时出版,打包售卖。在封面上,赫然印着出版商撰写的推广词:“一代人的冲锋号,一代人的墓志铭。”出版商的本意是,当时“70后”和“80后”都是文学界的新锐力量,这两本书的出版,预示着这两代诗人的崛起。而一些“80后”小兄弟打趣说,这套书就是“80后”的冲锋号,“70后”的墓志铭。你看看,在更年轻一辈的眼里,当时还30多岁的“70后”,就已经是应该退场让位的“老诗人”了。

所以,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到前台,并占据C位,殊为不易,他们前有声名卓著、已占据文学史重要位置的“朦胧诗”和“第三代”,后有“80后”“90后”甚至“00后”的追逼,留给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空间也越来越窄。因此,有抱负的“70后”诗人,必须深入考虑自己以后怎么深耕写作。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70后”诗人应该怎么办?

“70后”诗人应该怎么办?我没有答案,但我依然想对一些最基本的写作准则进行强调。

首先,对于那些深陷书斋的诗人,还是要重申“深入生活,深入现场”的重要性。我发现很多同龄人爱用讽刺的口吻谈论“深入生活”,他们认为人一生就处于生活之中,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生活,所以“深入生活”是多此一举。其实

不是这样。“生活”虽然说可以是一个空泛的大词,但是也可以具体到很多门类、很多细节,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你不了解的生活,理解了一个事物,才能比较完美地书写出它的状况、它的精神内涵、它的外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当我们对某个事物理解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深度,或者说当我们活到了那个份上,好作品自然就会出来了。所以,我对文学写作最基本的理解也是那句老话——“别闭门造车,要好好生活”。

其次是思想和情怀的重要性。世界上大部分诗歌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看起来是具体写某地某事某物,但是每一篇都会追求意在言外,由物及心,由此及彼。海洋诗也好,打工诗、山水诗、爱情诗、工业诗乃至这两年兴起的科幻诗也好,命名只是“诗”的外壳,内在还是要有料。其实,对于诗歌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语言和技巧,而是思想。技术是一种事后的、无形的存在。所有的技术都是在作品完成之后,由读者分析出来的,而不是诗人在写作之前就必须规划的。如果一个诗人在写作前,就给自己设定好要在诗歌里面运用一二三四五种表达技巧,然后才动笔。那他不是在写诗,他是在搭积木。这不是说诗歌写作不重视技术,而是因为技术一直潜藏在文字表达和对生活的领悟之中。就像早晨美好的空气,你肉眼看不见,当你感到口臭舒适,浑身舒畅,就证明它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相关仪器去分析里面有多少负氧离子,但是即使你不分析,它也自然存在,不影响你的舒适感受。语言的表达只是“技”,而精神和情怀是“道”。我宁愿读到一首即使语言有一点磕磕绊绊,但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诗歌,也不愿看到那些语言天花乱坠,但是内涵空无一物的炫技表演。当然,诗歌的“技”与“道”如果能够完美结合,那是最完美的结果。

最后,诗人要有立场,写“严肃之诗”。诗人于坚曾在朋友圈转发过艺术家里希特接受记者采访的短视频。里希特说,真正美的艺术能让人从中找到慰藉,给人们极大的安慰;可是如今,时尚里没有美的存在,人们不需要美,人们需要娱乐和感官刺激;以至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美成为一种表面上的东西,比如模特漂亮,人们就认为这就是美。于坚在引用这段话的同时,写了一段自己的感想:“诗也是如此,短平快,搞笑,调侃,巧言令色。严肃之诗越来越少。”应该说,这段话说出了当前诗歌创作的一个现象——“严肃之诗”越来越少,“短平快,搞笑,调侃,巧言令色”的诗歌随处可见。这样的作品,你能期待读者喜欢吗?这样的诗人,读者会给予几分尊重?一个诗人,哪怕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至少应该知道不要写什么!

(作者系广西“70后”诗人、诗歌评论家)

